



應智越

應智越小檔案

呢稱：細貓

年齡：27歲

學歷：

韓國慶熙大學修讀後現代音樂，為14級後現代音樂系學生，於2020年畢業。

2016年

與朱勻一、朱勻天、萬宇賢、趙俞澈組成新銳雜誌旗下五人偶像男團Catchers，於內地正式出道。

2017年

與Catchers成員共同參與錄製愛奇藝選秀真人騷《偶像練習生》。

2018年

返香港參加ViuTV選秀節目《Good Night Show 全民造星》，晉身至最後十強。

2019年

與羅啟聰、嚴瀚祺於九展舉行演唱會「TRI-A-GAIN LIVE 2019」。

2020年

在香港以個人身份出道，推出首支個人出道單曲《約你跳舞》。

▲應智越決意走唱作的路，暫無意加入男團發展。



▶應智越2020年以個人身份在香港出道，圖為早前他參加手機品牌活動。資料圖片



▶應智越與男團MIRROR合照。

新歌自己作曲

也想演戲

應智越最近推出由自己作曲的新歌《別想太多》，並提供故事給填詞人。他說：「這首歌講一個叫阿B的男子去做練習生，其間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，最後輕生。其實人生有很多事都令人苦惱，會遇到很多挑戰，要學懂放鬆自己，不要想太多。」

早前，他亦拍了微電影《偽人》。應智越表示，以前不知什麼是對手戲，現在知道了，希望未來有多些演戲機會。他覺得人生確是不應想太多。問到有後悔的事嗎？他想了想，說：「後悔當初有聽媽媽話去努力學琴，我只學到五級，只怪自己沒有盡力，細個太貪玩。我亦後悔沒畀心機讀書，細個夢想做醫生，如果當初有努力做到醫生，可能碰上現在的新冠肺炎疫情，可以拯救大家，哈哈。」

應智越坦言在韓國接受訓練時，想通了一些事，例如練舞三小時，盡力練或是hea練也是三小時，何不努力去做呢？他說：「如果細個讀書時懂得這樣想，就好了。」



▲應智越拍過微電影《偽人》後，盼望日後有多些演戲機會。資料圖片

▶應智越（後排左）2016年以男團Catchers在內地出道。



內地做音樂有出路

人才輩出

對於內地及香港的樂壇，應智越覺得有什麼不同呢？他想了想，說：「內地100個練習生當中，可能只有一個是來自香港。我覺得內地很多工作室漸漸成熟，市場競爭比香港大。內地人才輩出，真是爭崩頭。但在內地做音樂，較容易維持生活；相反地，在香港就好難搵食。只要是普通話歌，在內地、台灣，甚至馬來西亞、新加坡，都會有市場，內地市場大，就算風格幾偏的歌曲，只要有0.01%的聽眾，都己有一群人。而且內地省份多，有很多商演，藝人賺錢的機會也較多。」

他續說：「音樂製作上，內地人才多，很多人自小便練習體操、舞蹈，這些已是很基本的。而韓國的訓練多為後天機械式操練，所以很多男團女團跳舞好齊整，這是他們的風格。至於香港的風格，自己仍在揣摩。」

多次選秀

曾在韓國當練習生，亦曾在內地參加選秀真人騷，並以男團出道；年前參加ViuTV選秀節目《全民造星》，因而被觀眾認識的歌手應智越，現時回流香港當唱作歌手。當年選擇飄洋過海赴韓國接受刻苦的演藝訓練，令他明白要提升自己才有競爭力。雖然距離成功尚屬遙遠，但應智越堅持不放棄。多次參與選秀節目的他表示無懼比賽，認為在適當壓力下可令自己繼續進步。

大公報記者 文霏霏（文） 文濤（圖）

輾轉三地學藝 唱作之路再進發

現年27歲的應智越（細貓）曾在韓國當練習生，也曾在內地以男團Catchers出道，對於不同地方的樂壇，他自有一番看法。他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，提到當初遠赴韓國學藝的原因。他說：「是機緣巧合下選擇了音樂這條路。小時我常被拿來跟哥哥比較，當年考完DSE（香港中學文憑考試），媽咪叫我不如讀音樂，因我從小有學鋼琴。媽咪自己小時都想讀音樂，但婆婆不准，加上要照顧弟妹，她被迫放棄。媽咪好想做我的志願，就支持我去讀音樂。」

韓國當練習生刻苦

當時細貓沒有選擇在港升學，反而入讀內地的華僑大學，修讀傳統音樂。他說：「當時覺得內地很多人自小練琴、跳舞，我希望能到刻苦及嚴厲的環境下學習。」後來，應智越發現修讀傳統音樂，未能幫助他在作曲上提升層次。經同學介紹，他決定入讀韓國慶熙大學後現代音樂系。應智越說：「那時韓國K-pop正流行，我膽粗便去韓國，自己都覺得好任性，讀了一個月韓文便起行。」

在當地讀書期間，細貓亦參加不同面試，到不同的公司做練習生，接受演藝訓練。訓練的生活很機械式很刻苦，他說：「有點像參加香港的《全民造星》，但當然做練習生再艱苦一點。我們每天都要練習跳舞唱歌，每天都有功課，試學一個動作，可以學足幾年。」一個華人練習生，當然是以能在韓國出道發展為目標，但很多人在訓練完也會選擇返回自己的家鄉。當時，碰巧內地有公司到韓國招攬人才回國，他被選中，後來更與朱勻一、朱勻天、萬宇賢、趙俞澈組成偶像男團Catchers，在內地正式出道。

內地成功組成男團

應智越不諱言在香港做音樂工作，是靠堅持及努力去繼續。早在七八年前，韓國已有男女團的出現。韓國人亦很注重演藝流行文化，家長很樂意培訓子女唱歌跳舞，讓他們加入演藝界。但香港家長會覺得演藝界難做，大多不支持子女入行，認為收入不穩定。他說：「香港人本身又不太支持本地歌手，新入行歌手賺不到錢，只能用新晉的音樂班底繼續做音樂，這樣又會界人鬧，如是者像一個循環，可能十年後，會更難做。幸好最近有不同的節目出現，令香港觀眾開始再留意香港的歌手，希望會越來越好。」

正如細貓所言，內地市場大競爭大，他那時在內地以男團出道，又是如何爭取回來的呢？他說：「因為參加內地選秀真人騷《偶像

練習生》，那時有100個選手名額，但面試的男團有200隊，每隊五至十人。而且面試門檻都好高，一定要在韓國做過練習生，或是自小受訓，不要素人。每一次參加這些選秀節目，都令我獲益良多，培養出力求進步的競爭之心。《全民造星》亦令我學懂除了唱跳要好看，也要懂得用舞台編排技巧，才能令演出昇華。」

問到未來還想再參加選秀節目嗎？他說：「會，壓力越大越好，可能在韓國時已培養出這種性格，哈哈，好鍾意被訓練，再上台戰鬥。」

選秀壓力大進步快

不少年輕人心儀演藝界或是韓國K-pop文化，如果想去內地或韓國當練習生，可以怎樣做呢？細貓笑說：「其實，內地與韓國的練習生已經氾濫，我當年考DSE沒有努力溫書，反而每天花六七小時練習唱歌跳舞。要做練習生，不是一星期上一堂跳舞課便可，否則去到選秀會覺得自己不足。韓國很多公司以前每年也會在海外舉行活動挑選適合人選，但就算被揀選了，也未必可以成功出道，要看那一年公司打造的是什麼類型的組合。如果練習生沒被選中，可能就要等，等等幾年，待年紀開始大了，若然也沒結果，他們就會返回自己的家鄉。」

在韓國，每星期都會有不同的面試活動舉行，他說：「我好記得那時捱住凍在負攝氏十度的氣溫下，於街上排隊等面試，大家都是流住鼻涕唱歌跳舞，但面試完主辦方不會有評語，只叫你回家等消息。我鍾意參加選秀節目，就是因為自己的演出有什麼不好，別人可以告訴我，加上在高壓情況下，進步會更快。」

應智越現時向唱作歌手路向發展，之前有指他是人氣組合MIRROR第13位成員，最後因為合約問題未能簽約出道。問他現在想做男團嗎？應智越坦言以男團出道，很難做到自己的音樂，什麼也是以男團工作為先。他說：「當然人多力量大，每位成員有十個粉絲，加起來就好多的了。但我野心更大，自己在韓國讀完音樂，得着好多，回來希望可以先拋書包，做自己的音樂。再者，男團不知可以發展多久，我心目中的偶像周杰倫、方大同、林俊傑都是創作起家，他們出道多年，仍深得粉絲喜愛，我希望自己可以唱出惹人共鳴的歌，觀眾會喜歡我的音樂。」

部分圖片來源於網絡
髮型：Lupus@Orient 4
場地：Harlans Bar and Restaurant



▲應智越（左二）早前到電台接受訪問。資料圖片



▲應智越（前排右二）2018年參加《全民造星》，成功晉身最後十強。



▲應智越近日工作漸多，早前他為新歌《別想太多》拍MV。

藝人不易做

曾經焦慮

新冠肺炎疫情下，演藝界工作大受影響，應智越表示，其實每一行都艱難，但慶幸最近他的工作開始回來了。

他坦言在疫情期間，自己都試過處於悲情緒病的邊緣，當時有打電話給朋友傾訴，並說：「那時疫情嚴重，哥哥叫我不再接外面的工作，因為媽媽年紀大，怕我感染了病毒再傳染給媽媽。但另一方面，媽媽見我在家，就說我現在剛出道，為何不出去工作。我當時夾在媽媽與哥哥中間，真是好忐忑好辛苦，覺得好煩。再者，工作受影響，自己又被網民鬧，無得外出叫叫氣，飲食又是那些焗雞胸、焗菜，做藝人真是不容易。」

應智越承認出道前半年也有情緒焦慮，因為未摸索到下一步應怎樣走，後來靠自己沉澱、朋友鼓勵及公司團隊支持，再站起來。